



06979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六韜

陰謀

鬻子

序

文王田乎渭之陽見太公坐茅而釣問之曰子樂得魚耶太公曰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也天下者非一人之羣書治要

卷三十一

一

連筠移叢書靈石楊氏棗

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與天下同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歸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得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

支韜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一亂一治其所以然者何天時變化自有之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家安而天下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



君可得聞乎太公曰昔帝堯上世之所謂賢君也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錦繡文綺弗衣奇怪異物弗視玩好之器弗寶淫佚之樂弗聽宮垣室屋弗崇茅茨之蓋不翦衣履不敝盡不更爲滋味重累不食不以役作之故留耕種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爲其自奉也甚薄役賦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視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君之德矣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道太公曰愛民文王曰愛民柰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柰何太公曰民不失其所務則利之也農不失其時業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與之也無多宮室臺池則樂之也吏清不苛則喜之也民失其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無罪而罰則殺之也重賦斂則奪之也多營宮室遊觀以疲民則苦之也吏爲苛擾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御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慈弟也見之飢寒則爲之哀見之勞苦則爲之悲文王曰善哉

文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



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  
無淫匿下無陰害不供宮室以費財不多游觀臺池以  
罷民不雕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  
之民也文王曰善哉

作業作  
勢作任  
氣作業  
史威作  
王之威

文王問師尚父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  
止尚父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偽禁暴亂止奢侈  
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六賊者一曰大作宮殿臺池游  
觀淫樂歌舞傷王之德二曰不事農桑作業作勢游俠  
犯歷法禁不從吏教傷王之化三曰結連朋黨比周爲  
權以蔽賢智傷王之權四曰抗智高節以爲氣勢傷吏

羣書治要

卷三十一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琛

揚美掩  
惡作掩  
善揚惡

威五曰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傷功臣之勞六曰  
強宗侵奪陵侮貧弱傷庶民矣七害者一曰無智略大  
謀而以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慎勿  
使將二曰有名而無用出入異言揚美掩惡進退爲巧  
王者慎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  
名言無欲以求得此僞人也王者慎勿近四曰博文辨  
辭高行論議而非時俗此姦人也王者慎勿寵五曰果  
敢輕死苟以貪得尊爵重祿不圖大事待利而動王者  
慎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以傷農事王者必  
禁之七曰爲方伎呪詛作蠱道鬼神不驗之物不詳詛

不詳詛  
言作不  
詳之言



宰相作  
下一字

散其精  
在隱其  
情

言欺詐良民王者必禁止之故民不盡其力非吾民士  
不誠信而巧偽非吾士臣不忠諫非吾臣吏不平潔愛  
人非吾吏宰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  
主簡練羣臣定名實明賞罰令百姓富樂非吾宰相也  
故王人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神其  
形散其精若天之高不可極若川之深不可測也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致  
危亾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也無  
得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好用世  
俗之所譽不得其真賢文王曰好用世俗之所譽者何  
羣書治要 卷三十一 四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也太公曰好聽世俗之所譽者或以非賢爲賢或以非  
智爲智或以非忠爲忠或以非信爲信君以世俗之所  
譽者爲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  
黨者退是以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邪臣以  
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故其國不免於危亾文王  
曰舉賢柰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舉人案名察  
實選才考能令能當其名名得其實則得賢人之道文  
王曰善哉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治國之所貴太公曰貴法令之必  
行必行則治道通通則民大利益則君德彰矣君不



法天地而隨世俗之所善以爲法故令出必亂亂則復更爲法是以法令數變則羣邪成俗而君沈於世是以國不免危亡矣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大失太公曰爲國之大失作而不法法國君不悟是爲大失文王曰願聞不法法國君不悟太公曰不法法則令不行令不行則主威傷不法法則邪不止邪不止則禍亂起矣不法法則刑妄行刑妄行則賞無功不法法則國昏亂國昏亂則臣爲變不法法則水旱發水旱發則萬民病君不悟則兵革起兵革起則失天下也

羣書治要

卷三十一

五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文王問太公曰人主動作舉事善惡有福殃之應鬼神之福無太公曰有之主動作舉事惡則天應之以刑善則地應之以德逆則人備之以力順則神授之以職故人主好重賦斂大宮室多游臺則民多病溫霜露殺五穀絲麻不成人主好田獵畢弋不避時禁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人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傷民五穀不滋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故人主動作舉事善則天應之以德惡則人備之以力神奪之以職如響之應聲如影之隨形文王曰誠哉



轉作專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慎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六守者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慎擇此六者柰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慎此六者以爲君用君無以三寶借人以三寶借人則君將失其威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六守長則國昌三寶完則羣書治要

卷三十一

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榮

國安

文王問太公曰先聖之道可得聞乎太公曰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亾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故義勝怠者王怠勝敬者亾

武王問太公曰桀紂之時獨無忠臣良士乎太公曰忠臣良士天地之所生何爲無有武王曰爲人臣而令其主殘虐爲後世笑可謂忠臣良士乎太公曰是諫者不必聽賢者不必用武王曰諫不聽是不忠賢而不用是不賢也太公曰不然諫有六不聽強諫有四必亾賢者有七不用武王曰願聞六不聽四必亾七不用太公曰



主好作宮室臺池諫者不聽主好忿怒妄誅殺人諫者不聽主好所愛無功德而富貴者諫者不聽主好財利巧奪萬民諫者不聽主好珠玉奇怪異物諫者不聽是謂六不聽四必亾一曰強諫不可止必亾二曰強諫知而不肯用必亾三曰以寡正強正眾邪必亾四曰以寡直強正眾曲必亾七不用一曰主弱親強賢者不用二曰主不明正者少邪者眾賢者不用三曰賊臣在外奸臣在內賢者不用四曰法政阿宗族賢者不用五曰以欺爲忠賢者不用六曰忠諫者死賢者不用七曰貨財上流賢者不用

羣書治要

卷三十一

七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琛

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問之曰殷之將亾亦有妖乎其一人對曰有殷國嘗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椎大者如箕六月雨雪深尺餘其一人曰是非國之大妖也殷君喜以人餒虎喜割人心喜殺孕婦喜殺人之父孤人之子喜奪喜誣以信爲欺欺者爲真以忠爲不忠忠諫者死阿諛者賞以君子爲下急令暴取好田獵出入不時臺治宮室修臺池日夜無已喜爲酒池肉林糟正而牛飲者三千飲人無長幼之序貴賤之禮喜聽讒用舉無功者賞無德者富所愛專制而擅令無禮義無忠信無聖人無賢士無法度無升斛無尺丈無稱衡此殷國之



大妖也

武韜

武韜分其篇至矣太公曰天下之人皆欲水府之

文王在豐召太公曰商王罪殺不辜汝尚助余憂民今我何如太公曰王其修身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以先唱人道無災不可以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與民同利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渠塹而守利人者天下啟之害人者天下閉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取天下若逐野獸得之而天下皆有分肉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舟敗皆同其害然則皆有啟之無有羣書治要

卷三十一

八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珠

倂作弭  
過作愚

閉之矣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於國者取國者也無取於天下者取天下者也取民者民利之取國者國利之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鷲鳥將擊卑飛翕翼猛獸將擊俛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過色唯文唯德誰爲之惑弗觀弗視安知其極今彼殷商眾口相惑吾觀其野草茅勝穀吾觀其羣眾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而上下不覺此亾國之時也夫上好貨羣臣好得而賢者逃伏其亂至矣太公曰天下之人如流水韜之則止啟之則行動之則濁靜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



所始則知其所終矣文王曰靜之柰何太公曰夫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  
文王在岐周召太公曰爭權於天下者何先太公曰先人人與地稱則萬物備矣今君之位尊矣待天下之賢士勿臣而友之則君以得天下矣文王曰吾地小而民寡將何以得之太公曰可天下有地賢者得之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收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莫常有之唯賢者取之夫以賢而爲人下何人不與以貴從人曲直何人不得屈一人之下則申萬人之上者唯聖人而後能爲之文王曰善請著之金板於是羣書治要

卷三十一

九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乘

文王所就而見者六人所求而見者七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

文王曰何如而可以爲天下太公對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可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可以求天下恩蓋天下然後王天下權蓋天下然後可以不失天下事而不疑然後天下恃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啟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得天



下也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柰何太公曰將有五才十過所謂五才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於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於人者有廉潔而不愛民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愼心而喜用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於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於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

羣書治要

卷三十一

十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棊

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愼心而喜用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器存亡之事命在於將也先王之所重故置將不可不審察也

無微察  
二字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欲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爲之柰何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微察問之以言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謀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貪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貪作廉

龍韜



武王曰士高下豈有差乎太公曰有九差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人才參差大小猶斗不以盛石滿則棄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寢臥不絕爲眾所憎爲人所疾此可使要問閭里察奸伺猾權數好事夜臥早起雖遽不悔此妻子將也先語察事實長希言賦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截截不用諫言數行刑戮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辨好勝疾賊侵陵斥人以刑欲正一眾此千人之將也外貌咋咋言語切切知人飢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人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羣書治要

卷二十一

十一

連筠篠叢書  
靈石楊氏葉

必此十萬之將也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之將也動動紛紛鄰國皆聞出入居處百姓所親誠信緩大明於領世能教成事又能救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內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將軍受命乃齋於太廟擇日授斧鉞君入廟西面而立將軍入北面立君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此以往上至於天將軍制之乃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以下至於泉

將授下有



上治似

還請作  
生還

為明下  
舊有何  
以爲審  
四字刪

將軍制之既受命曰臣聞治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  
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  
斧鉞之威不敢還請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  
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可聞君命  
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無天於上無地於  
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故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鬪  
氣厲青雲疾若馳騫兵不接刃而敵降服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何以爲禁止而

令行太公曰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罰審爲禁止

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振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

者賞之故殺貴大賞貴小殺及貴重當路之臣是刑上

極也賞及牛馬廝養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

威之所行也夫殺一人而三軍不聞殺一人而萬民不

知殺一人而千萬人不恐雖多殺之其將不重封一人

而三軍不悅爵一人而萬人勸賞一人而萬人不欣

是爲賞無功貴無能也若此則三軍不爲使是失眾之

紀也

紀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之眾親其將如父母攻城

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爲之柰

何太公曰將有三禮冬不服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

羣書治要 卷三十一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栞

生還

上治似



無士卒  
二字

欲下有  
將字

入計

神計  
知非至

資作勢

傳作發

成作至

轉作專

人作國

成作克

無用莫

大於必

成六字  
勝莫之  
勝作謀

張蓋幕名曰三禮也將身不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  
出隘塞犯泥塗將必下步名曰力將將身不服力無以  
知士卒之勞苦士卒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  
乃敢食軍不舉火將亦不火食名曰止欲將不身服止  
欲無以知士卒之飢飽故上將與士卒共寒暑共飢飽  
勤苦故三軍之眾聞鼓音而喜聞金聲而怒矣高城深  
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非好死而  
樂傷為其將念其寒苦之極知其飢飽之審而見其勞  
苦之明也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柰何太公曰資因敵家之動

羣書治要

卷三十一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葉

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傳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  
兵不言其事之成者其言不足聽兵之用者其狀不足  
見倏然而往忽然而來能獨轉而不制者也善戰者不  
待張軍善除患者理其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  
無與戰矣故爭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備於已失之  
後者非上聖也智與眾同非人師也伎與眾同非國工  
也事莫大於必成用莫大於必成用莫貴於玄眇動莫  
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夫必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  
戰者也故事半而功自倍兵之害猶豫取大兵之灾莫  
大於狐疑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



善作智  
擇作失

起作起

災善者從而不得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故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瞬目起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亾孰能待之武王曰善之天有民聖人郊之天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極天道地利人事三者孰先太公曰天道難見地利人事易得天道在上地道在下人事以飢飽勞逸文武也故順天道不必有吉違之不必有害失地之利則士卒迷惑人事不和則不可以戰矣故戰不必任天道飢飽勞逸文武取急地利爲寶王曰天道鬼神順之者存逆之者亾何以獨不貴天道太公曰此聖人之所生也欲以止後世故作爲譎書而寄羣書治要

卷三十一

十四

連筠繆叢書  
靈石楊氏聚

勝於天道無益於兵勝而眾將所拘者九王曰敢問九者柰何太公曰法令不行而任侵誅無德厚而用日月之數不順敵之強弱幸於天道無智慮而候氛氣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歸過敵人怯弗敢擊而待龜筮士卒不募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索之不得不可以治勝敗不能制死生故明將不法也

天道

太公曰天下有粟聖人食之天下有民聖人收之天下

有物聖人裁之利天下者取天下安天下者有天下愛

天下者久天下仁天下者化天下

賦非

善

餘



虎韜

武王勝殷召太公問曰今殷民不安其處柰何使天下安乎太公曰夫民之所利譬之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冬日之從陽夏日之從陰不召自來故生民之道先定其所利而民自至民有三幾不可數動動之有凶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民怨生明罰則民懾畏民懾畏則變故出明察則民擾民擾則不安其處易以成變故明王之民不知所好不知所惡不知所從不知所去使民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靜矣樂哉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也武王曰爲之柰何太公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羣書治要

卷三十一

五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財而天下仰之天下仰之而天下治矣神農之禁春夏之所生不傷不害謹修地利以成萬物無奪民之所利而農順其時矣任賢使能而官有材而賢者歸之矣故賞在於成民之生罰在於使人無罪是以賞罰施民而天下化矣

犬韜

武王至殷將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爲禮以朝者三千人舉百石重沙者二十四人趨行五百里而矯矛殺百步之外者五千人介士億有八萬武王懼曰夫天下以紂爲大以周爲細以紂爲厭以周爲寡以



周爲弱以紂爲強以周爲危以紂爲安以周爲諸侯以紂爲天子今日之事以諸侯擊天子以細擊大以少擊多以弱擊強以危擊安以此五短擊此五長其可以濟功成事乎太公曰審天子不可擊審大不可擊審眾不可擊審強不可擊審安不可擊王大恐以懼太公曰王無恐且懼所謂大者盡得天下之民所謂眾者盡得天下之眾所謂強者盡用天下之力所謂安者能得天下之所欲所謂天子者天下相愛如父子此之謂天子今日之事爲天下除殘去賊也周雖細會殘賊一人之不當乎王大喜曰何謂殘賊太公曰所謂殘者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錢綵帛狗馬穀粟藏之不休此謂殘也所謂賊者收暴虐之吏殺天下之民無貴無賤非以法度此謂賊也

武王問太公曰欲與兵深謀進必斬敵退必克全其略云何太公曰主以禮使將將以忠受命國有難君召將而詔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避勿以三軍爲貴而輕敵勿以授命爲重而苟進勿以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眾勿以辯士爲必然勿以謀簡於人勿以謀後於人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敵可勝也

羣書治要

卷三十一

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陰謀



孕恐勝  
誤

武王問太公曰賢君治國教民其法何如太公對曰賢君治國不以私害公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法不廢於仇讎不避於所愛不因怒以誅不因喜以賞不高臺深池以役下不雕文刻畫以害農不極耳目之欲以亂政是賢君之治國也不好生而好殺不好成而好敗不好利而好害不好與而好奪不好賞而好罰妾孕爲政使內外相疑君臣不和拓人田宅以爲臺觀發人止墓以爲苑囿僕媵衣文繡禽獸犬馬與人同食而萬民糟糠不厭裘褐不完其上不知而重斂奪民財物藏之府庫賢人逃隱於山林小人任大職無功而爵無德羣書治要

卷三十一

七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而貴專恣倡樂男女昏亂不恤萬民違陰陽之氣忠諫不聽信用邪佞此亡國之君治國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輕罰而重威少其賞而勸善多簡其令而眾皆化爲之何如太公曰殺一人千人懼者殺之殺二人而萬人懼者殺之殺三人三軍振者殺之賞一人而千人喜者賞之賞二人而萬人喜者賞之賞三人三軍喜者賞之令一人千人得者令之禁二人而萬人止者禁之教三人而三軍正者教之殺一以懲萬賞一而勸眾此明君之威福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一言與身相終再言與天地相



本書之

永三言為諸侯雄四言為海內宗五言傳之天下無窮  
可得聞乎太公曰一言與身相終者內寬而外仁也再  
言與天地相承者是言行相副若天地無私也三言為  
諸侯雄者是敬賢用諫謙下於士也四言為海內宗者  
敬接不肖無貧富無貴賤無善惡無憎愛也五言傳之  
天下無窮者通於否泰順時容養也

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戒可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時戒

本書之

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堯之居民上振振

如臨深川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

慄恐不滿日湯之居民上戰戰恐不見日王曰寡人今

羣書治要 卷三十一 大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新并殷居民上翼翼懼不敢怠

鬻子

本書之 謀作謀 之

君子不與人之謀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  
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也能必忠而不

仁作人

能必入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也君子非仁者不出  
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是而惡惡者行善而

道諭矣

文王問於鬻子曰敢問人有大忌乎對曰有文王曰敢

問大忌柰何鬻子對曰大忌知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

其身乃喪其軀有行如此之謂大忌也昔之帝王其所



以爲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爲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民而功取於吏福歸於君民者至庫也而使  
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  
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  
之則萬人之吏也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  
則謂之狂知惡不改者則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  
戒也不肖者不自謂不肖而不肖見於行不肖者雖自  
謂賢人猶皆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  
愚者雖自謂智人猶皆謂之愚也禹之治天下也以五  
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待四海之士爲銘於筍  
簋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  
以事者振鐸告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訟獄者揮  
鞀此之謂五聲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起日中而不暇  
飽食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吾恐其留吾門廷  
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朝廷間可以羅雀者

無者字

夫卿相無世賢者有之國無因治智者理之智者非一  
日之志也治者非一日之謀也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  
後民知所保而知所避發政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  
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天下之  
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也凡萬物皆有器



舊無不行其器者五字

故欲有為而不行其器者不成也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亦不成也

昔者魯周公使衛康叔往守於殷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無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慎焉

羣書治要

卷三十一

子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賈文與語

夫官事之難者無過於此其難者何也而不可賞其功

昔者魯周公使衛康叔往守於殷戒之曰與殺不辜寧

失有罪無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一 馮志沂校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管子

管夷吾

牧民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倉廩實則知禮節  
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  
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  
起也滅不可復錯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

本書行  
作興

羣書治要

卷三十二

連筠篔簹叢書  
靈石楊氏棗

我逸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  
惡滅絕我生育之能逸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貴之  
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  
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恐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  
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眾而心不服  
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  
者叛之故知與之爲取者政之寶也措國於不傾之地  
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  
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  
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措國於不傾之地

涸作涸



授有德也積於不凋之倉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使民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不偷取壹世也不行不可復不欺其民也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維君之節御人之轡在上之所貴導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無蔽汝惡無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城郭溝

羣書治要

卷三十二

二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棨

人作之

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勇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眾唯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人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緩者後於事急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

形勢

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修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眾官不可以無長操民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闢也民眾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故未產不禁則野不闢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闢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地闢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眾使民勞也民勞則力竭賦歛厚則下怨上民力竭則令不行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勿謀已不可得也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眾而可壹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正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無正國雖大必危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未產不禁未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闢倉廩之

羣書治要

卷三十二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正作止



安下有  
難字

下賤侵  
節作上  
下凌節

立君作  
立政

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下賤侵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閒欺臣下賦歛競得使民偷壹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樹人立君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羣書治要

卷三十二

四

連筠筴叢書  
靈石楊氏琛

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與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無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為怨淺矣失於小人其為禍深矣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位不至仁不可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

位作德

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歛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眾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



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眾見賢能讓則大臣  
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則民  
懷其產矣具士尹費尤良而觀其其人致其其

七法

則貴而國國空貴人義而為其為平上忠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  
不能誅若是而能理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  
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治安矣壽世此天可之益也日

五輔

南英而及德其人景以小善吳對而此贈大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志

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也暴主之所以失國家危

羣書治要

卷三十二

五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棊

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也今有土  
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  
小者欲霸諸侯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  
者身死而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曰  
然則得入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故善為政  
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  
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忠正  
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其庶人好耕農而  
惡飲食於是財用足而食飲薪菜饒是故土必寬裕而  
有解舍下必聽從而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



舊無其  
庶人至  
聽從三  
十七字  
補之

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不能為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  
朝廷兇而官府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  
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忠正其士民貴  
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  
而食飲薪菜乏土彌殘苟而無解舍下愈覆鷺而不聽  
從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  
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以此  
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羣動人主危而無內人臣  
法法之士欲言直諫必以京師人主憂而無內人主  
聞賢而不舉殆也聞善而不索殆也見能而不使殆也  
羣書治要 卷三十二 六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棗  
親仁而不固殆也同謀而離殆也人主不周密則正言  
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無內人主  
孤而無內則人臣黨而成羣使人主孤而無內人臣黨  
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號令已出又  
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措又  
移之如是則賞慶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  
使賢者食於能鬪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  
從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  
治而主安矣魏原公去羣而求曲於會稟盡而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



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無赦者瘞疽之砭石也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

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勢在下則君制於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羣書治要

卷三十二

七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棗

有事葢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政者正也聖人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法之侵也生於不正故言有辯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苟爲辯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聖



至作用

義作儀

徑作經

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至謂之塞令之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人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義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是以有道之君行法脩制公國壹民以聽於世忠臣直進以論其能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羣書治要

卷三十二

八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葉

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徑也

中匡

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為身中於為國成於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此為身也遠舉賢人慈愛百姓此為國也法行而不苟刑廉而不赦此為天下也

小匡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辭曰君有加惠於其



臣字  
大下

大字  
同上

司上有  
大字

大下有  
司字

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柄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子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以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公使人請之魯囚管仲以與齊桓公親迎之郊遂與歸禮之于廟而問為政焉管仲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羣書治要

卷三十二

九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棗

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關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以為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以為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霸形出其制管夷吾平弱之祖不敗管夷吾管正賢東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聞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



歎曰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焉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壹言教寡人乎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民甚憂饑而稅歛重民甚懼死而刑政險民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輕其稅歛則民不憂饑緩其刑政則民不懼死舉事以時則民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命矣

霸言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然輕與人

羣書治要

卷三十二

十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闕作門  
勞作營

政而重與人馬輕與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闕之勞而輕四境之守其所以削也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

戒

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爲能及矣



君臣

疆作族

小稱

國之所以亂者四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眾亂也四者無別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彊矣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忠信以敬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無患人莫已知民之觀也察矣不

可遁逃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人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

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

羣書治要

卷三十二

十一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則民喜往喜民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則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有過而歸之於民則民怒有善而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可無慎乎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味事公公曰唯烝嬰兒之未嘗也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



召作憎

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於親之不愛焉能有於公  
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召四子者廢之逐堂巫而苛  
病起逐易身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  
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處期  
年四人作難圍公一室十日不通公曰嗟死者無知則  
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幘以裹  
首而絕死十一日蟲出於尸葬以揚門之扇以不終用  
賢也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叔牙曰盍  
不起為寡人壽乎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出而在  
羣書治要 卷三十二 五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於莒使管仲無忘束縛在於魯也使甯戚無忘飯牛車  
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  
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治國

下必作則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必難治奚  
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  
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  
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曰治國常富而亂國  
必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  
代之君法制不壹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

必作常



必行下  
舊無上

必行下  
舊無上  
令至必  
止十二  
字補之

五十二  
字補之

舊無解  
字加之

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遊食民無所遊食則必農民事農則富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國富則安鄉家安鄉家則雖變俗易習毆眾移民至於殺之而不怨也民貧則輕家易去輕家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羣書治要

卷三十一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

治國之道也

桓公問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無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議堯有衢室之間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諫鼓於朝湯有總街之庭以觀民誹也此古聖帝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

形勢解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



人下

惡害也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矣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除害

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

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為上用入則務本疾作

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

敢告也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

下於四旁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

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可來也菴民如父母則

羣書治要

卷三十二

古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棗

導民之  
民作之

民親愛之導民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

親矣菴民如仇讎則民疏之導之不厚遇之無實雖言

曰吾親民民不親也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

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為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

累擇行必顧其憂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

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為身寶

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

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為賴也故曰必得之事

人下有  
之



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羣書治要

卷三十二

五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民之從有道也如饑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地大國富民眾兵彊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



之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  
涸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  
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歐陽文忠公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  
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  
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眾不過萬人然能戰  
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術也桀紂  
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眾然而身死國  
亡爲天下戮者不知爲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以爲  
羣書治要

卷三十二

古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葉

大賤可以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  
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  
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  
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彊不能之罪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眾人之  
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眾人之力起事  
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  
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  
眾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舊無行  
發之行  
字補之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皆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眾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理遇人有禮行發於身而為天下法式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為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羣書治要

卷三十二

七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棨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暴賊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暴賊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行之不可復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板法解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治不肖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威服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



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眾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眾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

明法解

明主者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職此之謂治國故曰所謂治國者主道羣書治要

卷三十二

十六

連筠穆叢書  
靈石楊氏採

明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弗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賞罰作  
其當宜

明主之治國也案賞罰行其正理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弗敢避也夫賞功誅罪者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



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弗爲也故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弗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弗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貨財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也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

羣書治要

卷三十一

九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聚

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眾彊不爲益長雖卑辱貧賤弗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弗能誤也故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寤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之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之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夜危之人主弗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



貴故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弗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  
敵人主莫弗欲也蔽欺侵陵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  
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  
而除主之所惡者也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  
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  
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  
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  
以戰攻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

羣書治要

卷三十二

子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  
者得用任人而不課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  
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  
故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弗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  
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  
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境內使疆不凌弱眾不暴寡萬  
民歡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  
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導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  
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



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輕重

即作曰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

素賞軍士桓公即諾期於泰舟之野朝軍士桓公即壇

羣書治要

卷三十二

主

連筠穆議書  
靈石楊氏葉

即作曰

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陣破眾者賜之百

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眾也管

子曰千人之眾曰千人之眾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

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

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

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

之千金言能得者累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

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

惕然大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

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

舊無下  
千人之  
長四字  
補之下  
千人上  
疑脫曰  
字



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  
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公曰諾乃戒大將曰百人之  
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  
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  
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  
夫曰見禮若此不死列陣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  
攻萊戰於莒鼓旗未相望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  
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  
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羣書治要

卷三十二

三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葉

其賦論其保此素賞之計也  
其賦而適其保此素賞之計也  
其策題其若道通未歸至萊萊人大戰鼓旗未其軍兼  
大曰其雖當其天其民朝可增其氣其平歸公於舉兵  
而三百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  
夫曰見禮若此不死列陣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  
攻萊戰於莒鼓旗未相望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  
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  
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二晉書吳而吳念祖核其出明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三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晏子

司馬法

孫子

晏子

晏嬰

諫上

本書去冠衣裳

作釋衣冠三字

景公飲酒數日去冠被裳自鼓盆瓊問於左右曰仁人

亦樂此樂乎梁丘據對曰仁人之耳目猶人也夫何為

獨不樂此樂也公令趨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

寡人甚樂欲與夫子同此樂請去禮對曰羣臣皆欲去

禮以事君嬰恐君之不欲也今齊國小童自中以上力

羣書治要

卷第三十三

一

連筠篔簹書靈石楊氏棗

下君作上

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者畏禮義也君若無禮無

以使下下若無禮無以事上夫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

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一邦大夫無禮

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

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盪寡人

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無罪君若無禮則好禮

者去無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矣公

曰善請易衣冠糞酒改席召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

用三獻禮焉再拜而出公下拜送之徹酒去樂曰吾以

章晏子之教也

無一字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

階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

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

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

曰善寡人聞命矣乃命出裘發粟以與飢寒孔子聞之

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

淳于人納女於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

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不可夫以賤匹貴

國之害也置子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

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

臺書治要

卷三十三

二

連筠筴叢書  
靈石楊氏棊

亂宗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

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

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

以爲義失而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持讒諛

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亂夫之言廢

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

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没田氏殺荼立

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燕賞於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命三出而職計

筴之公怒令之免職計命三出而士師筴之公不悅晏

公下舊無能字補之

不上有曰字置子作置大

謂大奇下非

謂之公下置

筴之作莫之從



三字下  
矣同無  
之令之

親作勸

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臣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親善也其云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於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平治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於己者愛之逆於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情君之衰逆羣書治要

卷三十三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葉

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矣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

景公觀於淄上喟然而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之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列士並立能終善者為師昔先君桓公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亾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於德而



國作君

並於樂身溺於婦侍而謀因於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國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於眾肆欲於民而虐誅其下恐及於身矣嬰之年老不能待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矣

北卦五

景公出游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如何晏

丁公下有太公二字

子曰昔上帝以人之沒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吾君將戴笠衣褐執鈔耨以蹲行吠畝之中孰暇患死公不

羣書治要

卷三十三

四

連筠篔簹書靈石楊氏葉

乘作御

悅無幾何梁王據乘六馬而來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公不悅無幾何公西北望睹箕星召伯常騫使攘而去之晏子曰不可

北作而

在疑去

此天教也以誠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雖不去箕星將自亾今君嗜酒而並於樂政不飾而寬於小人近讒好優何暇在箕莠又將見矣公不悅無幾何晏子卒公出屏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遊夫子一日而三責

我今孰責寡人哉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



臣聞之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  
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  
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也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  
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以來弛鳥獸之禁無以  
拘民

諫下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而又爲長康之役二年未  
息又爲鄒之長途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君不息乎  
公曰途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君屈民財者不得其  
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爲頓宮三年未

頓作頃

羣書治要

卷三十三

五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栞

道作遵  
脩作循

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未息也而又爲乾谿之役八  
年百姓之力不足而自息也靈王死乾谿而民不與歸  
今君不道明君之義而脩靈王之迹嬰懼君之有暴民  
之行而不睹長康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失子寡  
人不知得罪於百姓深也於是令勿收斬板而去之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晏子於塗再拜于馬前曰  
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臚下願請合骨晏子曰噫  
難矣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  
死兆在路寢當臚下願請合骨公作色不悅曰自古及  
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君治其



驩作安  
仁人作  
仁君

宮室節不侵生人之居其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未嘗  
聞請葬人主宮者也今君侈爲宮室奪人之居廣爲臺  
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驩處死者離析不得合  
骨豐樂侈游兼傲死生非仁人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  
細民非存之道也且嬰聞之生者不安命之曰蓄憂死  
者不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  
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古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  
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  
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也且詩曰穀則異  
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逢於何遂葬路寢臺之牖下  
羣書治要

卷三十三

六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茔

去之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  
厚其葬高大其壙晏子曰敢問據之所以忠愛君者可  
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供也則據以  
其財供我吾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之必存  
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爲罪不對則無以事  
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  
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妬爲臣道君親於父兄有禮  
於羣臣有惠於百姓有義於諸侯謂之忠也爲子道父



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以慈惠於衆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也爲妻使衆妾皆得驩欣於夫謂之不妒也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唯據盡力以愛君何愛者之少邪四封之貨皆君之有也而唯據也以其私財忠於君何忠者之寡邪據之防塞羣臣壅蔽君無乃甚乎公曰善哉微子寡人不知據之至於是也遂罷爲隴之役廢厚葬之令有司據法而責羣臣陳過而諫故官無廢法臣無隱忠而百姓大悅

聞上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羣書治要

卷三十三

七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身行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涖衆衣冠中故朝無奇僻之服所言義故下無僞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常行也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臣道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薦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爲苟進稱事受祿不爲苟得君用其言人得其利不伐其功此臣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所求於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下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



聽以禁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罰上以愛民爲法下以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違也此明王之教民也

富作封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貴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其說何也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是詐僞也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與君陷於難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受祿賭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羣書治要

卷二十三

八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聚

不權君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不掩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順卽進否卽退不與君行邪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泄民所患何也對曰所患者二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無獄而百姓無恐也

無獄作  
同欲恐  
作怨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邪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中聽任聖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



著無禍  
字補之

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諫  
傲賢者不能威諸侯背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威當世  
而服天下者此其道已公不用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  
之死用兵無休國疲民害期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  
禍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也何如晏子對曰上作  
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藉斂單百姓四時易序神祇並  
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賞救失者有罪  
靜作潔  
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靜身守道不與世陷于邪  
蔽作瘳  
是以卑而不失義蔽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公

羣書治要

卷三十三

九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

曰聖人之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  
藉斂和乎民百姓樂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風  
雨不降虐天明象而致贊地育長而具物神降福而不  
靡民服教而不僞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得意  
也

景公問求賢晏子對曰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  
為富則視其所分貧則視其所不取夫上難進而易退  
也其次易進而易退也其下易進而難退也以此數物  
者取人其可乎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蒞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對曰地



洽作給

不同宜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也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徧成焉責焉無已知者有不能洽矣求焉無贖天地有不能贖矣故明王之任人詔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眾難乎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尚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輕百姓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好辨以爲智刻羣書治要

卷三十三

十

連筠篔簹叢書  
靈石楊氏采

民以爲忠流洩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於罪誅而慢於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害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匡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此亾國之行也今民間公令如寇讎此古之離其民隕其國常行也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對曰有公曰其術何如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反義而謀背民而動未聞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於義事必因於民及其衰也謀者反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讒夫佞人之



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治國之常患也公曰讒佞之人則亦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曾爲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爲耳目而好謀事則是君之耳目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而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不悅曰夫子何少寡人之甚也對曰臣非敢矯也夫能自用於君者材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於中者必謹小誠於外以成其大不誠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君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出則行威以取富夫可密近不爲大利變而務與君至義者此難得而其難知也公曰羣書治要

卷三十三

十一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萊

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患日不足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矣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若社之有鼠也不可燻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是故難去也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何如對曰薄於身而厚於民約於身而廣於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而不以威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於樂不遁於哀盡智道民而不伐焉勞力事民而不貴焉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教



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  
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  
一意同欲生有厚利死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

問下嬰聞古者天子爲遊也天子爲遊也天子爲遊也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循海而南至於琅邪寡人  
何脩以則夫先王之游也晏子曰嬰聞之天子之諸侯  
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  
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語曰吾君不游我

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壹游壹豫爲諸侯度今君  
之游不然師行而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高歷時而

羣書治要 卷三十三 主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不反謂之流從下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  
之荒從樂而忘歸謂之亾古者聖王無流連之游無荒  
亾之行公曰善令吏出粟以與貧者三千鍾公所身見

老者七十人然後歸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甚病今吾欲具珪璧犧  
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千福乎晏子

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千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  
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偏山林節飲食無多田

漁以毋偏川浦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  
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于民而行悖乎神大

下曰  
新語  
蘇漢直

語作諺

上而下  
有糧食

二字

禮疑記

浦作澤  
下同



荐至作  
薦罪

宮室多斬伐以徧山林羨飯食多田漁以徧川浦是以  
神民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荐至而祝宗祈福意者逆  
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於是廢公  
阜之游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田漁者有數居處飲  
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祈求焉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  
曰嬰聞之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悅曰齊  
國雖小則可謂官不具乎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  
解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譽獄讞不中則弦寧  
暱侍田野不脩民萌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士惰戎士肆

羣書治要

卷三十三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聚

則王子城甫暱侍居處逸怠左右懾畏則東郭牙暱侍  
德義不中意行衰怠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  
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胙  
焉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官不具  
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對  
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  
右有仲父今君左爲倡右爲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  
焉可逮先君桓公之後乎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一心耶夫子之心三邪對曰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心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

雜上

景公使晏子爲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公不悅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公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公悅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悌罰偷窳而情民惡之羣書治要

卷三十三

古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決獄不避貴強貴強惡之左右之所求法則與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悅不舉儉力孝悌不罰偷窳而情民悅決獄阿貴強而貴強悅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悅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悅是以三邪譽於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於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而今之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乃任以國政焉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門別跪擊馬而



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門別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別跪以羞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有情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別跪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別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立端羣書治要

卷三十三

五

連筠移叢書靈石楊氏采

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不服乎君何為非時而來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擁琴右擊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三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

下兵作  
叛者二  
字無大  
臣得微  
有不  
平一句  
夫子作  
將軍



君下有仁愛二字

景公探雀鷩鷩弱而反之晏子聞之不時而入見北面再拜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鷩鷩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曰君探雀鷩鷩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君曾禽獸之加焉而況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舊無所字補之

景公使養所愛馬暴病死公命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之而問於公曰敢問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懼焉遂止曰以屬獄晏子曰請數之使自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有三罪公使汝養馬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羣書治要卷三十三夫之所取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令以屬獄公喟然曰赦之

連筠篔叢書靈石楊氏采

子之遷位新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十字

魯昭公失國走齊齊景公問焉曰子之遷位新奚道至于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以內無弱外無輔輔弼無一人諂諛我者甚眾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茂密其枝葉春氣至債以揭也景公以其言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

春至也作秋風一至根且拔矣



舊無之  
嗣二字  
補之

肖者自賢溺者不問隧迷者不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  
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

景公游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對曰鄙人之年八  
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國  
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人  
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  
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  
子對曰君過矣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過  
矣於是賜封人麥丘以為邑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曰請進煖食對曰嬰非君奉餽之  
羣書治要

卷三十三

七

連筠 穆叢書  
靈石楊氏采

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裝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  
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公  
問社稷之臣若何對曰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  
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所作為辭令可布於四方也自  
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雜下

晏子朝乘弊車驚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  
乘不佞之甚也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路輿乘馬三  
反不受公不悅趨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  
亦不乘對曰君使臣監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食飲之

倭作仁  
路輿作  
輅車下  
同



養以先齊國之民然猶恐侈靡而不顧行也今路輿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多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不受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卽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避君所愛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諂

景公游淄聞晏子卒公乘而驅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至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逸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之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乎

羣書治要

卷三十三

六

連箱縹叢書  
靈石楊氏采

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大息播弓矢莛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矣未嘗聞吾不善今射出質唱善者如出一口莛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智不足以知君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然而有一焉臣聞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其身黃食蒼其身蒼君其猶有食詔人之言乎公曰善

司馬法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治之謂正治民用兵平亂是討暴必以義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以殺止殺殺可以生也攻其國愛其民攻



之可也除民害去亂君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

悅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將有五材則民親悅恃方而信之也故內得愛

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利加於民則守固威加敵民則戰勝故

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春秋與師為違時飢疲不行所

以愛己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其民也敵有喪飢疲不冬

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大寒甚暑更士懈倦難以警戒大寒以露則生外疾甚暑

以暴則生內疾故不出師愛己彼之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凶天下雖平忘

戰必危天下既平春蒐秋獮振旅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古者逐奔不遠從綏不過三舍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

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

羣書治要 卷三十三 五 連筠蓼叢書靈石楊氏采

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始知終是

以明其知也五德以時合散以為民紀古之道也仁義勇智

信民之本隨時而施舍為民綱紀古之所傳政道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

宜官人之德而正名治物正者正官名也名正則可法立國辨職立國

治民分守境諸侯悅懷海外來服服從獄弭而兵寢聖

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與甲兵以

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圯德

逆天之時徧告于諸侯章明有罪天子正刑刑者正天子之法也

刑以征不義伐不從王者之法也冢宰與伯布命于軍曰入罪國之地

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有暴虐無棄土功無燔牆屋無

本書已  
或作民

舊無是  
以明其

信也六  
字補之

散作教

治作至

伯作百  
官二字

國作人  
棄作毀



伐樹木無取六畜無取禾粟無取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更立明正復職王者與四方諸侯伐無道之國整頓其民人舉賢良更立為君奉尊王法復五官之職事也古者逐奔不遠從綏不及所以示君子且有禮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

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

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誠也民有一善處一事故能盡民之善無損也德棄民也能堪其事故賞罰無所施也有虞氏不賞

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

羣書治要 卷三十三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泉

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賞功不移時罰惡不

轉列所以勸善懲惡欲速疾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也一軍皆勝上下俱不取功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不登矣上

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不善在己也一軍奔北人皆有罪故不誅上下俱有過失也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

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上下不取其善君不驕下下不求進也

孫子兵法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興兵深入長驅據其都邑

不登作 上等



絕其外內敵舉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服得之爲次也 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卒

爲上破卒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

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未戰而敵自屈服也故上兵伐謀敵始有謀伐之

易其次伐交交將合也其次伐兵兵形已成下攻城敵國已收其外糧城

守攻之爲下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

非攻也毀人之國而不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

鈍而利可全也兵形象水水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形避

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定

勢水無常形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君命有所不受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無恃

羣書治要 卷三十三 三 連筠修義書 靈石楊氏棊

其不來恃吾有以能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

攻也夫唯無慮而易於敵者必禽於人故卒未附親而

罰之卽不服不服卽難用也卒已附親而罰不行者卽

不可用矣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則

民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

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

是保而利全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

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

能全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恩不可專用知罰不可專任知

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

全作令



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

勝之半者未可知也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

全明主慮之良將脩之非利不赴非得不用非危不戰

不得已主不可以怒而興軍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

利而用不合於利而止怒可復喜愠可復悅亡國不可

復存死者不可復生也故曰明王慎之良將敬之此安

國之道也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

千金內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古者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

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將也非

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王聖主賢君勝將所以動

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不可禱祀以求也不可象於事也

不可以事類求也不可驗於度

不可以行也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不可以行事度也作不事度可以度數推

師下有舉字不

耕作耕稼

羣書治要

卷三十三

三

連筠縹叢書靈石楊氏聚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老子 鵠冠子 列子 墨子

老子

道經

聖人處無爲之事以道治也行不言之教以身帥道之也萬物作焉

各自而不辭不辭謝而動作也生而不有元氣生萬物而不有爲而不恃

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

不尚賢賢謂世俗之賢者不貴之也使民不爭不爭功名反自然也不貴難得

之貨使民不爲盜上化清靜下無貪人不見可欲遠放鄭聲人心不

羣書治要 卷三十四 一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亂不邪猶治身也是以聖人之治謂聖人治國常使民無知無欲

反樸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思慮深不輕言爲無爲不造作動因循則無

不治德化厚百姓安也

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以萬物爲芻狗天地生萬物視之如芻草

狗畜不責 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行自然以百姓爲芻

狗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嗜欲傷神財多累身富貴而驕還自遺咎夫富

當振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必被禍患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言人所爲功成

事立名迹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之道也道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也

五色令人目盲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 五音令人耳聾好聽五音則和氣去



心五味令人口爽爽安也人嗜於五味則口安言失於道馳騁田獵令人

心發狂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也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傷

也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其

次親之譽之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其次畏之以治之其次

侮之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也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君信不足於下下則

絕巧絕巧詐也棄利塞貪盜賊無有上化公正無邪私也以為文不足

教民也文不足以見素抱樸見素守真抱其質朴少私寡欲

曲則全曲已從眾不枉則直窪則盈地窪下水流之弊

羣書治要卷三十四二連筠蓀叢書靈石楊氏棗

則新自受獎薄後已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少則得自受少則得多多則惑財多者惑

於守身學多者惑於所聞也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

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也不自見故明聖人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不自是

故彰聖人不自為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不自伐故有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

美故有功於天下也不自矜故長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久不危也夫唯不爭故

天下莫能與之爭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孰

為此者天地也孰誰也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至天地

合為飄風暴雨尚不能使終如飄風驟雨也故從事於道人為事當如道安靜不當

朝至暮況人欲為暴卒者乎如飄風驟雨也

驟雨也令人口爽

驟雨也令人口爽

驟雨也令人口爽



自見者不明人自見其形容以為好自見所行以為應道不自知其形醜操行之鄙也自是者不彰自以為是而非人眾人共蔽之使不得彰明也自伐者無功所為輒自伐即失有功也自矜者不長好自矜者不以久長故有道者不處

道大道大者無不容也天大地大天大者無不蓋地大者無不載王大有四人法地

制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八極之內有四大王居其一也人法地

人當法地安靜和柔也地法天施而不求報生長天法地

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宣道清靜不言道法自然無所法也道法自然道性自然

重為輕根人君不重則不尊靜為躁君人君不靜則失

身奈何萬乘之主王者輕淫則失其臣疾時而以身輕於天下疾時

恣輕王者輕淫則失其臣躁則失君王者行

淫也治身輕淫則失其精躁則失君躁疾則

羣書治要 卷三十四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也

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也故無棄人使貴

得其常善救物聖人所以常教民順四時者以救萬物之殘傷也故無棄物不

石而貴玉

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為人師也不善人者善

人之資也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教道使為善得以為給用

貴其師不愛其資無所使也雖智大迷雖自以為為智言此人大迷惑是謂

要妙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自

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則為天下谿常德不離能

舊無貴其師三字補之



本書流  
下有入  
字

也作之

注無不  
敢之敢

陽作左

謙下如深溪則德  
常在不自離已  
昭昭明達當復守之以默  
默人雖自知昭昭明達當復守之以默  
如闇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為天下法式也  
為天下式  
常德不忒  
人能為天下法式則德  
常在於己不復差忒也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

下谷  
知己之有榮貴當守之以汚濁如  
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深谷也  
天樂人普  
將欲取天下  
欲為天下  
而為之  
治民也  
吾見其不得已

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  
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器物  
乃天下之神物也  
神物好  
為者敗之  
以有為治之則  
安靜不可以有為治也  
敗其質性也  
執

者失也  
強執教之則失其  
情實生於詐偽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謂  
貪淫聲色也  
奢謂服飾飲食也  
泰謂官室臺榭  
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為則天下自化也  
人道  
謂人主能以  
道自輔佐  
不以兵強於天下  
人自服也  
師之

羣書治要  
卷三十四  
四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

所處荆棘生焉  
農事廢  
田不脩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天應之以  
惡氣即害

五穀  
善者果而已  
行善者當果敢  
不敢以取強焉  
不敢  
也  
果而勿矜  
當果敢謙卑  
果而勿伐  
當果敢推讓  
大之名  
果而勿矜  
勿自矜大  
果而勿伐  
當果敢推讓

果而勿驕  
驕欺勿以  
果而勿強  
果敢勿以為強  
強  
兵者不祥之器  
兵革者不  
善之器也  
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  
謂遭衰逢亂乃  
恬惓為上  
不貪土地  
利人財寶  
勝而不美  
雖得勝  
用之以自守也  
利人財寶  
勝而不美  
不以為

美而美之者  
是樂殺人也  
夫樂殺人者則  
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吉事上左  
凶事上右  
陰道  
偏將軍處左  
偏將軍卑而居陽  
上將軍處右  
上將軍尊  
以其主  
言以喪禮處之  
喪禮  
上右  
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  
傷

殺也

以其主

言以喪禮處之

喪禮

上右

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

傷

已



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民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之位素

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

無之為

知人者智能知人好自知者明人能自知賢不肖是為

勝人者有力能勝人者不自勝者強人能自勝已

有志人能強力行善知足者富保福祿故為富也強行者則

而能作

死而不妄者壽則無怨惡於天下故長壽也道常無

為而無不為道以無為侯王而能守之萬物將自化言

德經

羣書治要

卷三十四

五

連筠篔叢書

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名故言上

德是以有德言其德合於天地和下德不失德下德謂

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也是以無德以有名號及

上德無為言法道安靜而無以為言無以名下德為之

言為教令無所改為也而有以為言以為已前識者道之華不知而

前識也此失道取名號而愚之始也言前識之人愚是以大

之實得道之華聞之唱始也而愚之始也言前識之人愚是以大

丈夫處其厚大丈夫謂道德之君也不處其薄不處身

世煩處忠處其實處忠不處其華不上

昔之得一者昔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言天得

垂象清明地得一無為言神得一故神得一以靈言神得一故谷得一以

故能安靜不動搖能變化無形



盈言谷得一故能萬物得一以生言萬物皆須侯王得

一以為天下貞言侯王得一故能天無以清將恐裂言地

常有陰陽晝夜不可但欲清明地無以寧將恐發言地

無已時將恐分裂不為天也神無以靈將恐歇言神當有

無已時將恐發泄不為地谷無以盈將恐竭言谷當有盈縮

不可但欲靈無已時將恐虛歇不為神生不可但欲常生

盈滿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為谷萬物無以生將恐滅言萬物當隨時死

無已時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言侯王當屈已

不可但欲貴高於人故貴必以賤為本言必欲尊貴當

將恐顛蹙失其位也高必以下為基言必欲尊貴當

再稷躬稼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也當以下為本是以侯

王自稱孤寡不穀孤寡喻孤獨不穀喻下能此其以賤

靈書治要 卷三十四 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為本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自稱此非以賤為本乎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孤寡不穀不祥

為稱者處謙法空虛和柔故物或損之而益引之不得或益之而損

夫增高者崩人之所教謂眾人所以教去弱我亦教人

貪富者得患言我教眾人使去強強梁者不得其死強梁者尚勢任

為弱去剛為柔也刃所伐不得吾將以為教父父始也老子以強梁

以命死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

註靈作 盈滿二字

其作非

本下有 邪字

得作致

式作戒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

所不無有入於無間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不言之

通也法道不言師無為之益法道則無為治身則有益精神

教之以身也天下希及之天下謂人主也希能有及萬民不勞煩



甚愛必大費甚愛色者費精神甚愛財者遇禍

厚生多藏於府庫死有發掘之患知足不辱知足

絕利去欲知止不殆知止不殆色不亂於耳目則終身不危殆

可以長久人能知止足則福祿在已治身者神

大成若缺謂道德大成之君也如缺其用不弊其用心

無弊盡者誠名藏譽如毀缺不備其用不弊如沖

時也大盈若沖謂道德大盈滿之君也如沖其用不

窮其用心如是大直若屈大直謂脩道法度正直如一

屈折大巧若拙大巧謂多才術也如拙大辯若訥知無

疑也如訥者清靜以為天下正能清能靜則為天下長

無口辭也天下有道謂人主却走馬以糞糞者治田也兵甲不用

羣書治要卷三十四七連筠蓀叢書

天下無道謂人主戎馬生於郊戰伐不止戎馬生於罪

莫大於可欲好淫禍莫大於不知足富貴不能咎莫大

於欲得欲得人物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無欲

不出戶以知天下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

不窺牖以見天道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矣

於己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

察內知不為而成上無所為則下無事下好力聖人原小知大

損之又損之損情欲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

為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取天下常以無事取治也治

無所不施無所不為天下常當



以無事不當  
勞煩民也  
故不足以  
治天下也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及其好有事則  
政教煩民不安

聖人無常心  
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也  
以百姓心為心  
百姓心之所便

因而善者吾善之  
百姓為善聖人因而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  
百姓為不善聖人因而信之

善聖人化  
信者吾信之  
百姓為信聖人因而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

百姓為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

生而不有  
道生萬物不為而利  
不恃  
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  
長而不

宰  
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為利用也  
是謂立德  
道之所行恩德立

大道甚夷  
夷平易也  
而民好徑  
徑邪不平也  
大道甚平  
朝甚

除  
高臺榭田甚蕪農事廢易而人好從邪不平正  
國無儲也  
服文采  
好

羣書治要  
卷三十四  
八  
連筠影叢書靈石楊氏采

偽貴帶利劍  
尙剛強武且奢  
厭飲食財貨有餘  
多嗜欲無足時  
是謂盜

夸  
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猶劫盜以為服飾  
非道也

哉  
人君所行如是此非道也

善建者不拔  
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也  
脩之於身其德乃

真  
脩道於身愛氣養神其德如是乃為真人  
脩之於家其德乃餘  
脩道於家父慈子孝

兄孝弟順夫信妻貞  
其德如是乃有餘慶  
脩之於鄉其德乃長  
脩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

幼少其德如是  
乃無不覆及  
脩之於國其德乃豐  
脩道於國則君其

德如是乃  
為豐厚  
脩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言而化不教而治下

之應上信如影響其  
德如是乃為普博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姦生禁多則下詐相殆

奢作牽

無高字



故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

也昏亂也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人謂人君也多伎巧則

化上日以法物滋彰盜賊多有彰著則農事廢飢寒並

至故盜我無為而民自化無所改作而我好靜而民自

賊多有我無為而民自化民自化成我無偽役我無欲

正我無言不教民我無事而民自富故皆自富

而民自樸我去華文民則其政悶悶其政教寬大明悶其民醇醇政教寬大故民

睦其政教急疾言決其民缺缺民不聊生故

薄禍兮福之所倚倚因夫福因禍而生人遭禍而能福

兮禍之所伏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孰知其極禍福更

羣書治要而為驕恣則福去禍來九連筠篲叢書

知其窮極時也靈石楊氏采

治大國若烹小鮮鮮魚也烹小魚不敢撓恐其糜也以

道治天下者其鬼不神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則鬼非其

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其鬼非無精神邪不入非其神不

傷人聖人亦不傷人非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

道者萬物之奧奧藏也道為萬物善人之寶也善人以

寶不道者不善人之所保道患逢急猶知自悔卑下故為天

下貴無不覆濟恬然無為無為無所事無事除煩味無味深思遠慮報怨以德

脩道行善絕圖難於其易易時未及成也為大於其細

禍於未生也易時未及成也為大於其細



欲為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處謙也故能成其大歸之也夫

輕諾必寡信不重言也多易必多難不慎患也是以聖人猶難之

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塞其源也故終無難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由避害深也

其安易持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其未兆易謀情欲禍患未有形兆時易謀止

其脆易破禍亂未動於朝情欲未見於色如脆弱易破除也其微易散其未彰易散

去也為之於未有欲有所為當以未有萌芽之時塞其端也治之於未亂治國於未亂之時

當豫閉其門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從小成大也九層之

臺起於累土從卑至高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至遠為者敗之

有為於事廢於自然執者失之執利遇患堅持不得推讓反還聖人無為故無敗

羣書治要 卷三十四 十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

聖人不為華文不為利色故無敗壞也聖人欲人欲人所不欲人欲文飾

人為事常於其功德幾成而貪位好名奢泰盈滿而敗之也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當

如始不當懈怠是以聖人欲不欲聖人欲質樸人欲於色聖人欲於

德欲於不貴難得之貨聖人不賤石而貴玉也學不學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

智詐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復眾人之所過眾人之所過為未過實為華復

學治世學治世聖人學治身以輔萬物之自然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而不敢

反本之本者使以輔萬物之自然輔萬物自然之性也而不

敢為焉聖人動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為恐遠本古之善為道者說古之善以道非以明民非以道教民

將以愚之將以道德教民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智太

多而為巧偽也以智治國國之賊使智惠之人治國必遠道不



以智治國國之福不使智惠之人知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上下相親故為國之福也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江海以卑下故眾流歸之若民歸就法江海處謙虛

王是以聖人欲上人欲在民之上也必以言下之法江海處謙虛欲先

民欲在民之前也必以身後之後已也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

重聖人在民上為主不以尊貴處前而民不害民前不虐下故民戴仰不以為重也

以光明蔽後親之若父母無有欲害之者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老子言我有三寶一曰慈愛百姓抱持而保倚之一曰慈

二曰儉賦斂若取之於己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執謙退不為唱也慈故

能勇以慈仁故能勇於忠孝儉故能廣身能節儉故民日用寬廣也不敢為天

下先故能成器長成器長謂得道人也今舍慈且勇今世我能為道人之長也

靈書治要 卷三十四 士連筠蓀叢書靈石楊氏棊

人舍慈仁舍儉且廣舍其儉約但為奢泰舍後且先舍其後已死但為人已死

矣所行如此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夫慈仁者百姓親附故戰則勝

敵以守衛則堅固也用兵有言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託已設其義也吾不敢為

主先舉兵也而為客客者和而不唱用兵當承天而後動也不敢進寸

而退尺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為禍莫大於輕敵之害莫大於欺輕敵家侵取

不休輕戰貪財也輕敵幾喪吾寶幾近也寶身欺輕敵家近喪身也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哀者慈仁士卒不遠於死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老子言吾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天下莫能知莫

能行人惡柔弱好剛強也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夫唯世人也是於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知我者稀則我貴矣稀少也唯達道乃能知我故為貴也

實身下有也字



為貴作  
不以示  
人

以聖人被褐懷玉

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也匿寶藏德為貴也

天道不爭而善勝

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畏之也

不言而善應

動以不召而自來

天不呼召萬物皆負陰而向陽也

繹然而善謀

天應時

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事

雖疏遠司察人

天所羅網恢恢甚大

善惡無有所失

民不畏死

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殺身不知畏之

奈

何以死懼之

人君不寬其刑罰教人去情欲奈何設刑罰法以死懼之

若使民常畏

死

當除己之所殘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矣以

刻教民去利欲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矣以教化而民不從反為奇巧乃應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

其君上稅食下太多是以飢

羣書治要

卷三十四

三

連筠篔簹叢書靈石楊氏采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

人民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為

是以難

治

其民化上有為情偽難治也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

人民所以輕犯死者

以其求生生活之道太厚貪利以自危也

是以輕死

以求生太厚之故輕入死地

夫唯無

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夫唯獨無以生為務者爵祿不干於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者也

聖人執左契

古者聖人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為信也

而不責於人

但契信不責人

有德司契

有德之君也

無德司徹

無德之君

以他事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道無有親疏唯與善人則與司契者也

失也

小國寡民

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儉約不使民重死

君能為人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

而不遠徙

其業故不遠遷離



文外  
卷之  
第廿  
四

其常處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清靜無為雖有甲兵無所陳不好出入之無怨惡甘其食甘其蔬食美其衣美其衣不貴五色安其

居安其茅茨不樂其俗樂其質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相去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情既以為人已愈有既

聖人不積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既以為人已愈有既財賄布施與人財益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天生萬物愛

無所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聖人法天所施為化成事就害也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

鵝冠子

博選

羣書治要

卷三十四

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

博選者序德程俊也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

四曰命人有五至一曰百已二曰十已三曰若已四曰

廝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理物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

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

者也君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為本人者以賢聖

為本賢聖者以博選為本博選者以五至為本故北面

事之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十已者

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廝役

者至噫喑叱則徒隸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交

處心主與役處

本書人  
上有權  
字

噫喑叱  
作樂嗟  
苦咄友  
交作友



著希

大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劫嗜利而不為非時  
無靜字 動靜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焉心雖

欲之而弗敢言然後義生焉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  
辨者也

世賢

悼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為其國乎龐煖曰王

獨不聞俞拊之為醫乎已識必治神避之昔堯之任人  
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

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之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

羣書治要

卷三十四

古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聚

百里醫秦申庶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

立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襄王曰願聞其數煖

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邪曰子昆弟三人其孰

取善為醫扁鵲曰長兄取善中兄次之扁鵲取為下也

文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

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

若扁鵲者鑿血脈投毒藥割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文

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則桓公幾能成其

霸乎

列子



天瑞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猶備也

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主也生各有性

各有性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夫職

本註闕作闕

適於一方者餘塗則闕矣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溫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不能商何則生覆

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

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

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剛則柔此皆隨所宜而不

能出所位者也方圓靖躁理不得兼

本書無殷字

殷湯問

羣書治要

卷三十四

五

連筠蓀叢書靈石楊氏棗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

異作其

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天或

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所逆使羣異各得其

方壽天盡其分

力命

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至於大病則

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

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清己而已其於不己若者不比

之人欲以己善齊物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瑕錄善使之治

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引道苟不引則逆民而不能納矣



其得罪於君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

隰朋可其為人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慙其道

聖矜其民不以逮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

己故能無棄人也以賢臨人者未有得人者

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與人已愈有也

也求備於人則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

必歸之物所不與也

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賴

聲不勿已則隰朋可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

能成功生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未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

朋也不得不厚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皆天

晉國苦盜有卻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肩睫之間而得

羣書治要 卷三十四 去連筠縹叢書

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

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

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卻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

盜謀曰吾所窮者卻雍也遂其盜而戕殺之晉侯聞而

大駭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卻雍死然取盜何方

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

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

人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

焉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少識以擿奸伏者眾惡之所疾智之為患豈虛也哉

少作先

晉國前當有說

符二字



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龜鼉弗能居有丈夫方將厲之  
孔子使人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龜  
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  
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  
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  
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  
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  
親之而況人乎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蓋隱者也詹何對曰何明於

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

羣書治要 卷三十四 七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  
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  
曰善

墨子

墨翟

所染

子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  
入者變其色亦變故染可不慎耶非獨染絲然也國亦  
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  
仲虺武王染於太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  
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



干作羊  
文作公  
終作公  
幾作夷

王者夏桀染於干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文榮夷終幽王染於傅公幾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戮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晉文公染於咎犯楚莊染於孫叔吳闔廬染於伍員越句踐染於范蠡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中行寅染於籍秦吳夫差染於宰嚭知伯瑤染於智國中山尙染於魏義宋康染於唐鞅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羣書治要

卷三十四

六

連筠穆叢書  
靈石楊氏采

君之所以安者何也其行理生於染當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逸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愈危身愈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

法儀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故百工從事皆有法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度此不若百工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息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旣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

息作德



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之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戮於天下

羣書治要

卷三十四

九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聚

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

七患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三患也仕者持祿遊者憂佼君脩法討臣臣懼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強而無守備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蓄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

倭作反



墨子曰  
以下出  
辭過篇

潤下有  
濕字

使上作  
使於生  
便於身  
便於身

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

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宮室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

潤溼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曰室高足以

避潤邊足以圜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

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

也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使上不以為觀樂也作為衣服

帶履使身不以為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

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為宮室則

與此異矣必厚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宮室

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為宮室若此故左右皆

羣書治要

卷三十四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故國貧而民

難治也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為宮室不可

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菱冬則不輕而溫

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溫清故作誨婦人

以為民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

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為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之為

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

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得其

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

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極兵革不頓士



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主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之衣鑄金以爲鈎珠玉以爲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之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也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也足以增氣充羣書治要

卷三十四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虛強體適腹而已矣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故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摻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餒饑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君誠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禁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以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



無固字

完固輕利皆已具矣必厚斂於百姓以爲舟車飾飾車以文采飾身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飢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飢寒並至故爲姦邪姦邪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固國亂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

尙賢

子墨子曰今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是其故何也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尙賢事能爲政也是故羣書治要

卷三十四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然則衆賢之術將柰何哉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辨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也言曰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不義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避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



親也今上舉義不避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避遠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無恃今上舉義不避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人間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與之爵重與之祿任之以事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受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恒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避私怨故得士得羣書治要

卷三十四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棨

賢者政之本也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也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不能制必索良工有一疲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誠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至建其國家則



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  
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疲馬  
衣裳牛羊之財歟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  
而不明於大也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貴未必王  
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  
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為  
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唯法其言用其謀  
行其道上市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尙  
賢之爲說不可不察也尙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  
之本也

羣書治要

卷三十四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栗

非命

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  
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  
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  
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正而民易教

正作政

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  
也則豈可謂有命哉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  
淫不慎其心志之僻外之歐騁田獵畢弋內沈於酒樂

下曰上  
有必字

不宥曰我爲刑政不善曰我命故且亾雖昔也三代之  
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眾愚昔者禹湯文武方







